

舞而優則編：亞洲舞蹈的新希望（節錄）

三位型男新舞臺登場

文／林亞婷

III. 台北篇

鄭宗龍（1976~）《狄德貝許》（*Tete-beche*）

都會青年編舞者的新教主？

《狄德貝許》是鄭宗龍 2006 年參加德國第一屆國際青年編舞比賽 “No Ballet” 的得獎作品，原版由北藝大舞蹈系應屆畢業生駱思維與劉怡君兩位優秀的班對合演，當時譯為《彼此》。

“Tete-beche” 的原意來自一雙「一正一反」的郵票，或者如林懷民所比喻的一正一倒雙魚座符號更為貼切。原作中，透過男女之間的雙人舞，探討兩人世界的親蜜與默契。舞蹈一開始，動作一致的兩位，站在舞台左後方，靜靜地隨著雲門舞集音樂顧問梁春美創作演出的鋼琴曲，展開序幕。期間，宗龍安插一些猥褻的小動作，例如由對方觸碰彼此的「三點」部位，甚或比出不雅的中指。但由於他平靜式的一筆帶過處理方式，令人會心一笑。這種不造成攻擊性的諷刺性幽默，儼然成為宗龍近來的創作特徵之一。

過去 2005-2006 一年之間，宗龍突然間同時受到各界的邀約，前後編了六支作品：從《白膠帶》（2005）、《大王》（驪舞劇場）、《B & W》（卓庭竹舞團）、《彼此》、《莊嚴的笑話》（2006，雲門舞集 2）、與《記憶》（北藝大），其受歡迎的程度，可想而知。也正因為他的這期間的大量生產（其中還包括和雲門舞集到歐洲巡演《行草 貳》等），令他疲憊不堪。去年秋天，他終於得以雲門的「流浪者計畫」之機會，到印度獨自過了兩個月的清靜日子，沉澱先前來不及釐清的疑惑。

其實宗龍從小學三年級就參加游好彥舞團的演出，一路舞蹈班讀上來。中學時曾經因年少叛逆，吸毒而被判管束，規定週末到少年法庭接受輔導。當時由於接觸到許多人心的險惡，決定改過，重新找回他熱愛的舞蹈之路。大學就讀北藝大期間展開對編舞的興趣，在畢業班 2002 年的公演節目中，推出三支作品：包含源自民間宗教儀式的獨舞《爻》、屬於芭蕾舞傳統編舞形式的群舞《不歇的戰爭》、和結合現代舞與印度卡達克（kathak）舞的清新小品《較量》。2003 年更是受邀參加實驗劇場的新點子舞展，編一支結合北管音樂與中國舞蹈元素的舞作《似相》。

為何轉往編舞之路？宗龍表示這和他休學服兵役時，因脊椎受傷而必須開刀以鋼釘固定的傷

勢有關。「因為身體的限制開始編舞的念頭...事實上是當我動過手術躺在床上兩個月不能動的時候，那時每天最快樂的事就是閉上眼睛在腦海裡跳舞，跳著跳著便自己邀請一些朋友出現在想像中，有時甚至隨手拿起一些東西就利用它們來排隊形。」

仔細觀察宗龍的創作，會發現他早期的作品，和近兩、三年的風格很不同。前期本土味濃厚，例如以道士誦經為背景聲的《爻》或北管的《似相》。但宗龍現在的舞蹈多以帥氣地表現時下都會年輕人的灑脫。由於肢體語彙多源自舞者的即興，再經過他跟音樂、燈光的巧妙安排，因此年輕舞者較能發揮自己的特長，也更能投年輕觀眾的喜好。而這當中的轉捩點，或許可回溯2004年暑假期間，他在雲門舞集2舉辦的「青年編舞營」中，所發表的一支由年輕舞者周書毅與黃翊跳的雙人舞《地下室》。它有別於以主題和編舞者的架構為出發點的早期舞作，《地下室》由舞者提供動作元素，經由宗龍巧妙地配上梁春美的音樂與整體修飾。宗龍對這支舞表示滿意，因為他認為舞者在當中享受到跳舞的樂趣。

這次由他與陳武康兩人在新舞臺演出的《狄德貝許》男子新版，更不可避免引來關於同志議題的聯想。但有別於《地下室》對此話題的探討，《狄德貝許》較單純，是關於兩種狀態的彼此交錯、拉扯，與並進。

摘自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新舞臺·新舞風」系列《男人跳舞——東亞型男》節目單

作者：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理論研究所副教授